

灯下漫笔 🕝

芬芳的汗花

有一种花叫汗花,它是一种寻常而又不寻 常的花。一朵朵,一簇簇,白白的,如霜,咸咸 的,似盐。有的如一幅画,有的如动植物的外 形,有许多更像一张张地图,线条曲曲弯弯,若 有似无,似连非连,虚实相间。

汗花,没有青枝绿叶的陪衬,没有招蜂引 蝶的花香,没有文人墨客的颂扬。开在毒辣辣 的阳光下,晃啊晃啊,一会儿工夫,开满汗花的 地方又像浸在了水中,忽然就消失了。过了一 会儿,它们又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就这样周 而复始,花开花落。

它时隐时现地开在人们后背乃至全身,开 在春夏秋冬,开在田里农民的身上,开在其他辛 苦劳作的人们身上,散发着难闻的气息,凡是辛 勤耕耘的人们,有谁的背部没有开出过汗花呢。

每一朵汗花,永远都做不了假。它用汗水 浇灌,汗水越多,付出的越多,汗花也就开得越 旺,一朵朵汗花里包含着一种永远不朽的精神。

最早看到的汗花,是在小时候。烈日炎炎 下,山村里的农民手持镰刀在麦田中挥舞,手 把锄头在田地中移动,木杈和木锨在打麦场上 飞动,手扶犁子的耕者在黄土地上耕耘。灰 色、蓝色的粗布衣服上,一簇簇的汗花悄悄地 开着,有的连裤子上也开了满满一层。他们是 没有闲心和时间去顾及,只会感觉到汗流浃背 时,浑身的衣服粘在了身上,腻歪歪的。当风 刮日晒一阵子后,衣服会干爽一会儿,这时候 汗花就会绽放起来。广阔的大地,五颜六色的 庄稼,灰黄色的草帽,因为劳作而佝偻的身体, 一个个背部开满了汗花,像一群身穿迷彩服的 士兵在匍匐前进。

农村人不讲究,开饭时身着开满汗花的衣 服,蹲在树荫下的饭场里,有说有笑地吃着饭。 饭后,稍微打个盹,就又匆匆忙忙地下地干活 了。在汗水的浇灌下,那汗花开得更浓烈起来。

那个习惯顶着烈日,背着锄头熬晌午的老 伯,总是喜欢把急需干的地里活干完才换衣 服,所以常常看到他一身的汗花。他脖子里常 搭着一条旧毛巾,烈日下,一个人在田地里一 边干活,一边自言自语念叨着,地里的庄稼最 实在,你干活不出汗去糊弄它,它也不开花结 果糊弄你,出出汗好啊,排毒养颜,出了透汗到 树荫里更凉快,再怎么艰难的日子,只要咬咬 牙,都会熬出的……任凭浑身上下的汗花开得 汪洋恣肆,他还是闷着头在田间辛苦地劳动。

他不是哲人,但今天想想他说的话,总那 么让人震撼,或许浑身的汗花和他田地里连年 庄稼的好收成,就是最好的证明吧。那年天很 旱,地里的瓜苗气息奄奄。父亲哭丧着脸,眉 头紧锁,黄皮瓜瘦的脸上写满了难以言状的感 受,因为全家就靠这一季子的收入生活呢。看 着瘦弱的父亲挑着水桶颤颤巍巍的背影,看着 父亲开满全身的汗花,旦旦一声不响的也挑起 了两个大铁桶,去到半里地外的澧河里挑水浇 瓜苗。一趟,又一趟,她浑身汗水湿透,湿了 干,干了又湿。她知道,自己背部也像父亲那 样,开满了地图一样的汗花。肩膀又红又肿, 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她数次望望父 亲,想说话,但最终还是没说。

终于,父亲对她说,歇歇吧。他们坐在瓜 田地头上,看着浇了一遍的瓜苗,长长地出了 一口气。随后,每隔三五天,放学后她总要和 父亲一起挑水浇瓜,回去后看着换下来的衣服 上的汁花,总会发一会儿呆。那年,许多人的 瓜苗都旱死了,唯独她家的瓜苗长势喜人,结 出了又大又甜的大西瓜。每次聊起那年挑水 浇瓜的往事,她总说,没有我身上的汗花,那瓜

苗就不会开花,更不会有那个好结果。 离开乡村后,很少看到身着汗花衣服的人 了。告别乡村的人们挤进了一个个陌生的城 市,感受着冬冷夏热的工棚,热火朝天的工地, 分秒必争的车间。漂泊在陌生的城市,累了困 了即便是躺在太阳底下也能呼呼大睡,浑身的 汗花在阳光下发出刺目的白光。夜幕降临,三 五个叼着劣质香烟的民工在熟悉而又陌生的 街头转了一圈后倒头就睡,第二天又穿上开满 汗花的工装开始了又一天的工作。

其实,许多人身上都开汗花,春夏秋冬,一 年四季,他们的汗花我们肉眼看不到,因为那汗 花凝结的不仅仅是汗水了。一朵朵一簇簇的汗 花开在了他们内心深处。他们知道,只有开满 了一身的汗花,最后才有希望收获芬芳的鲜花。

中华五千年,文明耀宇寰。 近代渐衰落,列强欺之遍。 民众不曾屈,志士擎旗反。 奈何多歧路,乾坤未能转。 五四一声唤,马列真理传。 工运与之合,中共应运诞。 上海石库门,南湖小红船。 初心为民族,主义是共产 二大定纲领,反帝反封建。 发动大罢工,二七遭惨案。 我党尚幼年,身薄势力单。 联合国民党,打开新局面。 革命起高潮,北伐平江南。 蒋汪连背叛,形势转低点。 南昌首起义,斗争新开端。 八七定方针,枪杆出政权。 秋收起暴动,领导毛委员。 从此有武装,割据井冈山。 改造旧军队,开展游击战。 苏区分田地,红军速扩展。 农村围城市,星火势燎原。 蒋匪调大军,围剿二连三。 朱毛巧应战,扫敌如席卷。

左倾胜转败,长征路漫漫。 湘江浪滔滔,战士鲜血染。 生死转折点,遵义挽狂澜。 用兵真如神,突出重围圈。 金沙云崖暖,大渡铁索寒。 雪山接草地,腊口破天险。 胜利到陕北,扎下大营盘。 审时度大势,抗日敌当前。 团结各党派,统一成战线。 非能速胜亡,方针持久战。 平型关伏击,台儿庄血战。 会战大武汉,大战有百团。 人民战争起,陷敌汪洋间。 南方游击队,斗争多艰险。 改编新四军,抗日开前线。 蒋军耍阴谋,皖南造奇冤。 军部速重建,战史有续篇。 七大定路线,对日最后战。 苦战十四年,日寇终滚蛋。 久历战乱苦,和平民所盼。 大义赴重庆,双十协定签。 背信弃道义,老蒋挑内战。 进攻解放区,扬言速决战。

诗路放歌 🦳

百年赞歌

民心有向背,势在我党边。 运筹帷幄中,布下大棋盘。 派军入东北,争取主动权。 歼敌大战区,频频捷报传。 以弱胜强敌,蒋某屡失算。 防御转进攻,挺进大中原。 农村闹土改,地主豪绅完。 众城得解放,百姓尽开颜。 团结各界别,携手谋新篇。 三大战役连,直抵长江边。 剩勇追穷寇,雄师过江南。 蒋家王朝灭,落荒逃台湾。 革命得胜利,辟地开新天。 全赖党领导,人民是靠山。 建立新中国,开启新纪元。 翻身作主人,乐奏有于阗。 废除旧条约,列强失特权。 缔结新伙伴,突破封锁线。 管理大城市,将帅非等闲。 经济新战场,依然操胜券。 百废俱待兴,收拾旧河山。 美帝强欺弱,侵朝犯我边。 抗美援朝鲜,卫国保家园。 勇气对钢铁,驱敌三八线。 经此一胜战,家国得平安。 一五计划定,建设高潮掀。

一化三改造,制度重构建。 探索新道路,曲折中向前。 失误教训深,成就亦斐然。 工业成体系,经济翻几番。 国防有两弹,社会大发展。 一九七八年,伟大转折点。 思想大解放,改革开新篇 起步从农村,百姓吃饱饭 推进向城市,工商各战线。 沿海设特区,开放迎春天。 国情科学判,初级现阶段。 基本路线定,要管一百年。 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国力日强盛,捭阖国际间。 主权不容谈,港澳终归还。 一国两制好,两岸统不远。 改革不停步,开放永向前。 经济遇危机,震灾继非典。 风险与挑战,应对稳如山。 党的十八大,谋划新发展。 提出中国梦,画大同心圆。 战略大布局,四个要全面。 目标建小康,脱贫攻坚战。 改革涉深水,四梁八柱建。 依法治国家,长治能久安。 治国先治党,治党务从严。 八项规定出,中央先垂范。 打虎又拍蝇,反腐出重拳。 打铁自身硬,人民齐称赞。 实施大战略,统筹各方面。 西部大开发,东部更率先。 中部要崛起,东北兴勿缓。 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 黄河全流域,京津冀雄安。 成渝经济圈,带动大西南。 人民为中心,发展新理念。

生态大保护,青山金银山。 一带接一路,内外双循环。 命运共同体,携手来构建。 科创驱发展,集智攻难关。 西电往东送,南水调北边。 高铁织密网,5G咱领先。 捉鳖潜深海,揽月飞九天。 航母成编队,控制海空权。 科技贸易战,无惧双刃剑。 任人欺凌史,一去不复返。 奋斗一百年,功业史无前。 经济快发展,社会长稳安。 创此两奇迹,举世所罕见。 疫情控制好,经济恢复先。 放眼看世界,好景独这边。 历史是老师,真理在实践。 人民体悟深,四个自信坚。 道路适国情,制度优势显 理论中国化,文化何灿烂。 进入新时代,擘画新百年。 领袖掌航舵,思想是指南。 使命担在肩,初心坚如磐 复兴我中华,奋进追梦圆



郑州地理 🖳

碧沙岗公园今昔

♣ 高玉成

碧沙岗公园几易其名,我小的 时候,它叫劳动公园。但据老人们 说,劳动公园是上世纪60年代才命 名的,之前它就叫碧沙岗公园;而 碧沙岗公园的前身,又是冯玉祥将 军为牺牲的北伐将士修建的陵园, 新中国成立后才将陵园改建为碧 沙岗公园。改革开放后,为了追寻 历史,纪念北伐,又将劳动公园改 回为碧沙岗公园。

我小的时候,碧沙岗公园是一 个综合性公园。公园东边有动物 园,狮子老虎之类猛兽被关在一间 间平房里;平房朝外是铁栏栅,铁 栏栅外还有一道水泥围栏;狮子老 虎在狭窄的铁栏栅里来回踱步,时 常发出低沉的吼声,很瘆人。善良 的梅花鹿则被关在露天围栏里,我 们可以隔着围栏,摸摸它的头,捋 捋它的毛,非常温顺。待遇最高的 是猴子,专门修有猴山,山上还挖 出一些涵洞,搭连一些绳索,供猴 子们玩耍;猴子们玩得越高兴,游 客们看得就越开心。

公园南边有一个露天影剧院, 舞台是砖混结构的,台下是一排排 水泥长凳,可以看电影,也可以看 戏。我印象最深的电影是预防原 子弹爆炸,教人戴防辐射面具、钻 防空洞,没有条件的就抱头趴在地 沟里,尽可能减少伤亡。印象最深 的戏是豫剧《杜鹃山》。《杜鹃山》本 是京剧,京剧改编成豫剧,京腔改 说成地方话,当时觉得很稀奇。看 完戏,我还跑到后台去玩,见演员 们打着地铺,睡在水泥地板上,条 件很艰苦;比起现在的演员,真是 不可同日而语了。

公园西南边有一个露天游泳 ,不是长方形的,而是"S"形的;不 是正规比赛场所,而是消夏避暑的 水池。记得那时游泳要办游泳证, 办游泳证还需要学校开具的包括姓 名、年龄、健康状况等在内的证明; 办了证才准许游泳。游泳池人很 多,跟下饺子似的,磕头碰脑,你挨 我一拳,我踹你一脚,很正常;我就 是在这种情况下学会"狗刨"的。

公园的西北角有一条"勇敢者 道路",是用石头水泥筑成的壕沟, 曲曲折折的大约两三百米;有些路 段像山洞,有些路段像战壕,有些 路段还要踏石涉水,锻炼孩子们的 胆量。当时有一部阿尔巴尼亚故 事片,是培养孩子们勇敢精神的。 其中一个叫"胖子"的孩子比较胆 小,成为小伙伴们嘲笑的对象;后 来在老师的帮助下,"胖子"克服心

理障碍,也变得勇敢起来。那时 候,做一个勇敢的孩子,是对孩子 们成长进步的必然要求。

转眼四五十年过去了,当年的 孩子也已经变成了五六十岁的中老 年人了。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我 和几个姐姐相约重回碧沙岗公园, 踏访旧迹,共同寻找儿时的记忆。

公园的围墙早已被拆除透绿, 动物搬走了,露天影剧院、游泳池、 将军为牺牲的北伐将士栽种的苍 松翠柏,依然郁郁葱葱;松柏间的 纪念亭,也屹立完好。不同的是, 北门内正前方竖立起了一座高大 的纪念碑,上有聂荣臻元帅书写的 "北伐阵亡将士永垂不朽"十个大 字;纪念亭中间也多了一块冯玉祥 将军手书的"碧血丹心"汉白玉石 碑。显然,如今的碧沙岗公园,除 了作为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也突 出了爱国主义教育功能。

和几个姐姐徜徉在既熟悉又 陌生的碧沙岗公园,一路指指点 点,七嘴八舌;每遇熟悉的景物,便 兴奋异常,回忆起当年的故事。的 确,变化太大了,城市变了,公园变 了,人也变了,一切都在变;永远不 变的,只有曾经的记忆!

朝花夕拾 🦳

琉璃不对儿

♣ 何顺昌

"琉璃不对儿,只玩一会儿,噗嚓 掉地(地,在这里读dia),不说那话。' 这是我童年时代熟悉的歌谣。

琉璃不对儿,空心、大肚、平底, 用嘴一吹一吸,会发出"滴咚,滴咚" 的响声,很是好玩,深受小孩子们的 青睐。不足之处是易碎,歌谣里唱的 就是这个意思。

记得小的时候,逢年过节,或正 月赶庙会,琉璃不对儿便在街头小巷 出现了,和糖果鞭炮一样成了过年必 不可少的年货。在熙熙攘攘的人群 中,只要听到"滴咚、滴咚"的响声,小 孩们便会循声而去,把卖琉璃不对儿 的小商贩围住。看着商贩嘴含小管, 一吹一吸,薄薄的底儿就会一凸一凹 地震动,"滴咚、滴咚"的声音就会萦 绕起来。这声音有魔力似的让小孩 子们挪不动步子,拉着手挎着胳膊, 非要缠着父母亲买一个,才肯乐滋滋 地离开。有时候,琉璃不对儿拿到手 才一会儿,高兴劲还没过呢,就噗嚓 掉地,碎了。也应了"大都好物不坚 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的诗句。

长大后,离开学校走进军营,至 今与故乡已分别30年余。随着岁月 风雨带走的,不光是这日渐老去的容 颜,还有那许多童年往事,也一并都 留在了日月星辰的褶皱里。

突然想起琉璃不对儿,缘于我正 在看的余秋雨先生《霜冷长河》一书。 书中有一篇《琉璃》的文章,讲的是台 湾琉璃艺术家杨惠珊和她的琉璃世 界。在品咂王人公精彩人生故事的同 时,注意力一下集中到文章标题"琉 璃"二字上。琉璃,琉璃不对儿,两个 词语一下子就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此"琉璃",是彼"琉璃不对儿" 吗?好奇促使我急忙上网寻找答案, 首先搜索了"琉璃"。

输入关键词,网上一股脑儿的介 绍。琉璃,是指用各种颜色的人造水 晶为原料,以水晶脱蜡铸造法高温烧 结而成的艺术作品。琉璃,被誉为中 国五大名器之首,自古以来一直是皇 宫专用,所以民间很是少见。看来此 "琉璃",非彼"琉璃不对儿"也。

随着"琉璃不对儿"五个字出现, 网上弹出的链条,一下全涌到眼前。 原来,琉璃不对儿作为民间流传的手 工艺品,相传十六世纪七八十年代由 琉璃匠人房道修,从山东淄博带至河

南鲁山县梁洼镇郎店村的手工艺品, 距今已有300多年历史。

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原来,琉璃不对儿,发源地就在我的 家乡鲁山县。这令我既十分惭愧,又 兴奋不已。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地缘 亲近感,在我的心里油然而生。

刚好与战友裴庆春聊天,讲起此 事。他告诉我,从琉璃匠人房道修拖 家带口到郎店村落户,至今已传到第 九代了。由于房家祖人勤俭持家,靠 着祖传技艺,在这里盘火生炉,开始 制作琉璃玩具,使其在鲁山发扬光 大,进而闻名全国。

战友告诉我,琉璃不对儿的发源 地梁洼镇郎店村,由于行政区划的原 因,现在已归平顶山市石龙区管辖。 在绵延几百年的岁月里,"琉璃不对 儿"已成为我国北方地区广为流行的 一种音乐玩具,具有浓郁汉族文化的 色彩,与对联、年画、剪纸等一起成为 北方乡土文化中一个代表性的符 号。集民俗民艺于一身的琉璃不对 儿制作技艺,已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项目。

话匣子打开后,战友就说个不 停。他说虽然琉璃不对儿的名字里 有"琉璃",但其制作的主要原料不是 "琉璃",而是玻璃末。由于琉璃不对 儿无法用机器大批量生产,只能靠手 工,一次一个地制作,因此也难普及 推广。战友还告诉我,现在郎店的民 间艺人除了制作琉璃不对儿外,还能 做出车号、茶具、烟具、室内装饰等多 种造型,颜色也有亮黄色、灰褐色、紫 红色、蓝色等五彩缤纷,具有很高的 收藏价值。

战友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又激 起我对琉璃不对儿的更大兴趣。他 顺势邀请我,待下次回老家探亲时, 一定陪我去发源地郎店参观,实地看 看琉璃不对儿的制作过程。

琉璃不对儿,一件普普通通的玩 具,好玩,但易碎;恰如童年时光,美 好,但短暂。许是因为如此,才成就 了一生的美好回忆。因一篇文章,想 起一个童年玩具,勾起一段童年回 忆,谁能不说,这不是人生中的一件 乐事呢。我也期待着,回故乡探亲 时,能抽出此许空闲来,到琉璃不对 儿的生产地去看看,满足一下自己的 好奇之心。

"三妹轻易不回来,你不会 好好说话啊?"大姐夫想劝她。

"你出去!"大姐不容分 说地尖声向大姐夫吼道,然后 用手指了指门口。

我怕大姐夫尴尬,说: "您先出去吧姐夫,没事,我 跟大姐说说话。"

大姐夫出去了。大姐从座 位上站起来,又一屁股坐在沙 发上。她忘记了沙发上都是孩 子的衣服,又像烧着了似的跳 起来,换到另一个沙发上,用 手拍着沙发扶手说:"用钱的 时候才想起来我是她闺女了? 那时候咱弟弟卖房子, 卖给人 家要十六万,卖给我,她非撺 掇着要十七万。你想想,我还 是她亲闺女吗?"

亲干的, 当时弟弟在开封开饭 店正缺钱,准备把这里的老房 子卖了,对外要价是十六万。 大姐知道了想要,来跟母亲 说, 意思是看能否再便宜点 儿。母亲不晓得大姐知道底 价,好像还很偏向大姐似的, 把价格说到十七万。大姐气得

脸都白了,房子也没买。一万 块钱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事 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她还 女各自尽孝心,也是事实。我 在为这事较着劲。

点着我,对我怒目而视,"你 让每个儿女都为爸尽点孝心。 这样干,有意思吗?你以为我 不知道是吧?"

"我?"我一脸无辜地看 着她,"我怎么了?"

"你怎么了?你知道为什 么从小到大我和妈都不喜欢你 吗?你心里藏的东西太深!你 明知道这个事儿办不成,至少 不是这么办的。是我、你二姐 还是咱弟弟,谁会拿出十万块 钱来?可你为什么还非要撺掇 母亲给我们都打电话呢? 你这 就是为了看她的笑话! 你就是 大姐说的这事儿确实是母 想证明给她看:这事儿都靠不 住,最后还得靠你!这个家都

> 我的头好像受到重重一 击,有点眩晕的感觉。她说的 也不完全是错的, 开始我的确 就是想让母亲看看每个孩子的 态度。她一辈子说一不二,也 该清醒清醒了,该让她为她的 亲死了,死得那样难看,她落

得靠你!"

自负难受一下。但后来也的确 是母亲的态度变了,她说让儿 满脸委屈地说:"大姐,这事 "还有你!"她忽然用手 儿真不是我提议的,是咱妈说 您别想多了。

> 大姐的口气也慢慢缓和了 下来,但吐出来的话却更狠: "三妹,你用顺从来抵抗她, 你用孝顺来折磨她, 你以为我 们都看不懂是吧? 你这样做不 嫌累吗?她都多大岁数的人 了, 你还耍她, 不放过她? 再 说了,"她冷笑一声,"她现在 想要我们对咱爸尽孝心了,当 时你们小,不知道,可我能不 清楚父亲是受了什么样的羞辱 才跑去投河的吗?她就是这样 指着父亲的头,"大姐的指头 几乎戳到我脸上,"她那天 说,你要是有一点囊气,就扎 河里死了算了!"

她看着我惊愕的表情,放 缓了语气:"当然,她也没想 让父亲真的去死,只是图骂着 痛快。可父亲却真的死了。父



了一滴眼泪吗?家里死一只羊 都比父亲死了更让她伤心!" 她一口气说了这么多,突然 就安静了,似乎也痛快了一下。

我心中波浪滔天,恨不得 放声大哭一场。但我脸上依然 平静。我说:"大姐,我记得 父亲出走那天我们几个挤在一 张铺上睡觉, 你是看见了还是 亲耳听到了妈那样骂过爸?"

大姐脸红起来:"还用亲眼 所见吗?全镇子里的人都知道。" "全镇子里的人看见了还

是听到了?" "咱爸出走那天他们吵架 是事实吧?"

我停了老半天没说出话 来,这也是我这些年解不开的 结。可能大姐夫听见屋子里声 音小了,他推门进来了。我把 大姐重新拉到餐桌边, 把她的 筷子捡起来擦了擦递给她, 笑 着安慰她说:"大姐,这事儿 咱们几个还要商量着来。如果 你现在真拿不出钱来, 我先替 你出了。"她不说话,大姐夫 也不敢说话。我继续说,"现 在我就是这样想的,就是想着 把父亲的墓地买了, 赶紧结束 这件事儿。本来我已经考虑好 了,这次回来处理我的房子, 反正卖房子的钱我也用不着, 就先给咱爸买块墓地,等你们

以后宽裕了再说!" "你们想买你们买,别说 替我垫上的事儿!"大姐的火 一会儿,我站起来,从行李箱

一下子又蹿了上来,"咱爸活 半辈子就是个笑话! 他还没让 咱们家人的脸丢尽?好意思去 占几十万一块的墓地? 人死了 就是死了, 埋啥样他还能知道 夫说了。我将这些东西一一放 们家的耻辱吗?"

"大姐!"我的情绪再也 控制不住了,站了起来。她怎 么可以这样说自己的父亲?过 去我是没忘记,但也没记住什 么。"咱爸已经死几十年了, 他是什么样都不重要了,重要 要一直难为你,该打就得打。 的是他给了我们几个生命。你 只记着他带给我们的耻辱?你 倒要说说,咱爸到底带给咱们 家什么耻辱?"

"那还用说?"她的嘴张

了张, 却并没说出什么来。 大姐夫连忙把我拉坐下, 用乞求的目光看着我。我心一 软,真的有点可怜他,于是就 不再说什么了。

大姐一直没再动筷子,我 和大姐夫也没动。屋子里的空 气像凝固了似的,浓得化不 开,让人喘不过气来。又坐了

里掏出一堆给新生儿买的礼 物,红包装着的两万块钱。燕 子给他们买的衣服单独用一个 袋子装着,我刚才已经对大姐 咋的?况且这能改变他带给咱 在客厅的桌子上。本来还想说 点儿什么,但脑子里一片空白。

> 我甩上门,直接从楼梯走 了下去。快到一楼的时候,大 姐夫才气喘吁吁地撵了下来。 我莫名其妙地对大姐夫说: "哥,过日子不是靠忍的,她 男人不能软弱, 软过了头就是 窝囊,别像咱爸!"

> > 我哭了,大姐夫也流泪了。 九

姚水芹再也不让刘老板碰 她了,她千方百计躲避着他。有 一天刘老板又从后面抱她的时 候,她把他推开了。她说:"刘 老板,过去的就过去了,往后我 得干干净净地做人做事儿。"

刘老板很诧异,问道 "你说的什么啊?"

姚水芹打断他说: "我说的是你要尊重我。 你再这样子我就辞工!"